

草样青春
CaoYangDingChun

Schoolmate's

Daddy

之一

同学的爸爸

唐 唐◎著

即使魔术师的巧手也画不出你的温柔
世上独一无二的真情只属于你和我

随书赠送 非卖品

《“痞子！走开”》草样青春系列赠书

同学的爸爸 之一





1

“紧张、紧张、刺激、刺激！结果如何？请继续收看……”

热闹的布袋戏结尾声，电视机前是个神情专注的戏迷，布袋戏是她的最爱，可以为其废寝忘食。

很难相信，十八岁的青春少女，喜欢这类江湖味的武打戏，也许是流行吧，时下不少年轻人也为这愈益精彩的掌中世界如痴如狂。

等到片尾曲结束，她才满足地关掉电视机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很舒服，真感谢她会赚钱的老爸。

她闭上眼，原本只打算眯一下，但不知怎么竟睡着了。



同学的爸爸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双大手轻摇她的肩膀。

“容容，容容，在这里睡觉会感冒的喔。”很慈爱的男人声音。

“嗯……”她揉揉眼，“爹地，你回来啦！”

“爹地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可以在沙发上睡觉的。”他摸摸她的头，自妻子难产过世之后，宝贝女儿就是他全部的生命。

他细细地打量着她，粉雕玉琢的陶瓷娃娃，人如其名，“花容”月貌！

“布袋戏看完就睡着了嘛。”花容赖进父亲怀里撒娇。

“天气这么好，不跟同学出去玩吗？”

“不出去玩，不过，待会儿有人会来玩喔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方心莲啊，爹地，你记得她吧？上回来过的，我看你们很有话聊喔。”

“她呀！”花国祥笑了笑，“很迷人的女孩。”

花容撅了撅嘴，不依的勾着父亲的脖子，“爹地啊，你怎么可以说她迷人嘛，那容容呢？容容就不迷人吗？”

“容容，你该知道在爹地的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最迷人的。”他宠爱地搂住女儿，这宝贝虽然已是高中生了，却还是像小孩子一样爱撒娇，“你是我最重



要的女儿，爹地可以不要全世界，只要有你就够了。”

“容容也最爱爹地了！”花容紧紧抱住父亲，觉得上天很公平，虽然夺走了她的母亲，却留给她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父亲，她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

素手轻轻推开红色大门，没发出任何声响，但门内的男人就是有办法知道她来了。

一个吻轻轻啄上她的红唇，女孩盈盈笑了。

“国祥……”

“别问，我当然知道是你，没有男人会认错自己心爱人的脚步声的，心莲。”

他的话让她的笑容更加甜蜜，小手圈住他的颈项，他抱起她走进屋内。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对沉浸在爱河中的情侣，只是……

男人已经四十五岁，女孩却是青春年华的十八姑娘，还是他女儿的同班同学！这样的恋情能被花容所接受吗？



一个钟头。

那该死的张世新居然让她等了一个钟头！

花容简直要气炸了，她一定是哪根筋不对，才会答应接受那个死男人的约会，在热浪来袭的大热天，离开她吹着冷气，舒服的家跑来看她根本不喜欢的电影。

好吧，张世新是很帅，是学校帅哥榜上赫赫有名的一员，不过她花容也不差，等着约她的男生也排了好长一串，她肯点头赴他的约是他的荣幸，没想到这小子竟让向来守时的她呆站了一个钟头。

不可原谅！

“容容……”

花容在心里骂尽他的祖宗十八代时，一个自知大难临头的声音伴着一个焦急的人出现。





“呃……容容……”张世新满脸歉意地搔搔头。



“哟，你来啦！打算看哪一场电影？午场晚场还是午夜场？”花容冷冷的笑道。

“容容，对不起，我真该死，被我妹妹一缠，居然忘记和你的约会……”

“妹妹？是亲妹妹？还是干妹妹？”

“当然是亲妹妹。容容，你别误会，她今年才小六，很喜欢缠着我。”

“是喔，那你还来干嘛？回去陪她啊。”

“啊？可……可是……容容，你一定在生气，对不对？我……”

“生气？干嘛啊？你以为我很希罕和你看什么鬼电影吗？”花容哼了一声。

“容容……”

“啰嗦什么？我叫你回去，听不懂人话啊？”



同学的爸爸

张世新叹了口气，“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那……我先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”
“送我回家？哈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偏不走，还傻傻地缠着我？很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”

“啊？”张世新还没弄懂花容的言下之意，她突然就左右开弓，赏了他两个热呼呼的锅贴！

“猪头！别让我再看见你！”怒哼一声，她气呼呼地转头就走。



倒霉！

北台湾的天气实在讨厌，尤其她所居住的基隆，更是讨厌中的讨厌，一年四季，想到就下雨，不负它“雨港”之名，也不管人心情正极度恶劣，恶作剧似的，将人淋得一身湿！

一肚子气再加上淋了雨，到达家门前的花容一脸不高兴。

猪啊！没事干嘛出去找罪受？嗟，留在家里看布袋戏不是很好吗？



她打开门，一边弯腰脱鞋子，一边就要大喊她的亲亲爹地。今天星期天，爹地不用到画廊；其实她爹地自己是老板，画廊爱开不开都随便他。

但花容一句“爹地”喊到嘴边却猛然煞车，因为她看到一双不属于他们家的鞋子。

流行的三寸高凉鞋，正是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最喜欢的行头。

是谁啊？花容不解。奇怪，早上要出门时，爹地并没有告诉她今天家里会有客人啊。

她轻手轻脚地通过玄关，客厅里并没有人，这更奇了。

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她的心头，本能的，她来到父亲的房间外。没有敲门，因为里面传来了声音。

“国祥……”

听到这个甜腻柔细的声音，花容愣了一下，继而大惊，她认得这个声音，是她死党之一的方心莲。

她在爹地的房间做什么？还有，她居然喊爹地的名字……

“国祥……我……我好害怕……”

“嘘，别怕。”



同学的爸爸

“我真的没想到会不由自主地爱上你……”

“我也没想到，但它就是发生了，你记得吗？你第一次到我家里，我们一见面，就不知怎么的，有聊不完的话题，连容容都发觉了。”

“容容……你知道，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，如果她发现自己的好朋友竟然和她的父亲谈恋爱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心莲，别想太多。容容是个很贴心的孩子，虽然有些任性，却不是不讲理，而且她也一直鼓励我再交女朋友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花容一脚踹开了门。

映入眼帘的，是她父亲和她的同学紧紧拥抱，爹地更亲密地亲吻着她的肩。

“容容”花国祥和方心莲不约而同惊呼一声。

花容一脸铁青，冷冷地笑道：“好啊，方心莲，你可真了不起，我还以为你当真是众人口中的清纯小百合呢！怎么着？玩起援助交际的游戏了是吗？啧啧，你的眼光可真高，竟然挑上我爹地！”

“我……”方心莲满面通红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

花国祥素知宝贝女儿的脾气，轻轻将她推到身后。

“容容，不许侮辱她。”他难得对女儿板起脸。

“这就是你今早催我出门的原因吗？爹地，你和她这样暗通款曲多久了？呵，敢情还是我做的媒呢！”

“容容，你先冷静点。”

花国祥将手温柔地搭在女儿肩上，试图将她搂在怀里，但花容立刻甩开他。

“你别碰我！爹地，你今天若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就再也不要见到你！”

花国祥叹了口气，“容容，你会反对爹地再婚吗？”

“再婚”花容傻了，“你是告诉我，你打算娶她吗？”

“是的，容容。自从你母亲过世之后，心莲是唯一能打动我心的女子，我……”

“爹地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她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年纪和我一样大耶！”

“我知道，但偏就是情不自禁……”

“你怎么会说出‘情不自禁’这样的话来？爹地，你不是一向自豪最有克



制力了吗？”

“容容，你没有爱过，所以不知道爱情的魔力，爹地真的为心莲着迷了，我承诺许她一个未来。”花国祥将方心莲揽近身边，三个人之间几乎没有距离，但心里却横着天大的鸿沟，“容容，祝福爹地吗？”

花容紧咬着下唇，“你稀罕我的祝福吗？”

“当然，容容，你是我的宝贝，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”

“爹地，你说过，我是你最重要的女儿，你可以不要全世界，只要有我就够了，不是吗？容容不反对你再婚，可是……可是非要娶她不可吗？爹地，你不要娶她好不好？她是我同学，怎么可以变成我妈妈？”花容流下了泪，天啊，她是不是在做一场可怕的恶梦？怎么不赶快醒过来？

“容容……”花国祥心疼地为她拭去泪水，这个宝贝从小就让他呵护在手心，他从来不舍得让她受一点委屈。

“爹地，你不要娶她好不好？你可以娶别人，像陆阿姨，她很喜欢你的，她是画家，你是画商，大家不都说你们很相配吗？”

“容容，爹地不爱陆阿姨。”

“而你爱方心莲？”





花国祥点头，又揽住方心莲，深情款款地看她一眼。

“那你爱容容吗？”

“爹地当然爱你。”

“那如果我说你娶她我就死给你看，你还会娶她吗？”

“容容！”花国祥一惊，本能怒斥一声，“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许再这么幼稚的胡闹！”

花容被父亲的斥责震惊了，爹地几时这般对她说过话？

“爹地……你不要容容了……”她顿时泪如泉涌。

“容容……”

再叫一百次容容也没有用，她的心碎了，最爱的爹地不要她，这是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。

是谁抢走了她的爹地，破坏了她幸福的生活？

杀人的目光射向花国祥身旁的方心莲，是她！都是她！

“都是你！”花容突然扑向方心莲，双手掐住她的脖子，“你不要脸！引诱我爹地！我讨厌你！”

“啊？”倏然被夺去呼吸，方心莲痛苦至极，却叫不出声音。



“容容！”花国祥大惊，急忙想扯开女儿，救下方心莲，但盛怒心碎之下的花容力气暴增，一时之间他竟然拉不开。

“我恨你！恨你！恨你！恨你！你是个狐狸精！你死掉好了！”一连说了好几个“恨你”，花容明显失去了理智。

“容容！快放手！”

“我不放！我要杀了她！我要杀了她！”

“容容！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花国祥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花容泪湿的小脸上。

空气凝结了，一切愤怒的嘶吼也骤然停止，只剩下方心莲劫后余生的喘气声。

“国……国祥……”

方心莲的轻呼，没有引起花国祥的反应，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。

他打了她！他生命里最珍爱的女儿，从来舍不得大声说一句话的心肝宝贝……

花容也傻住了，这就是“痛”的滋味？

她从来没想到，生平的第一个“痛”，居然是最宠爱的父亲赏给她的。





为了那个女人，他不要她；为了那个女人，他打她，为什么？她和他做了十八年相依为命的父女，方心莲走进她家也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，怎么一下子就取代了妈妈的地位，取代了她的地位？

“容容……”看见女儿傻愣在当场，惊愕、委屈、不敢相信的模样狠狠地撕扯着花国祥的心，他伸出手想抱住她，对她说一千次一万次的对不起。

但花容烫火般地退开，她摇着头，泪水不知何时竟然干了。

她看看父亲，再看看方心莲，一切都好陌生，这里是哪里？不是她的家！不是！不是！

她尖叫一声，转身往外跑。

“容容！”

花国祥和方心莲同时追了出去，却连花容的背影也看不见，花国祥吓得魂不附体。

“容容！容容！”

他没命地往前追去，方心莲没跟上他，但她对花容心存愧疚，也知道花容的个性，若不找到她恐怕会出事，因此她当机立断地往另一条路追，这样找到的机率比较大。



同学的爸爸

当两人的背影都消失了，一个身影才从敞开的铁门后走出来，正是花容。她凄凉地笑了，缓缓地，一步步走出这个她最依恋的家……

离开了爹地，她该到哪里去？

花容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仿佛游魂一样，一辆公车刚好驶近她身边的站牌，她想也不想，一脚就跨了上去，任由这辆车将她的灵魂带向陌生的地方，就算是地狱也无妨。



雨，依旧像花针的下个不停。

阴雨绵绵的天气，有哪个神经病会傻傻地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淋雨？
只有她。

花容任由如丝的雨淋着，这样路过的人才不会发觉她脸上的泪痕。
谁想得到呵？幸福的娇娇女居然落到在公园徘徊的地步。

家，没有了，爹地，也没有了，母亲更是早就离开她了，那她对这世界还
依恋什么？没有爱她的人，原来她竟是如此的可怜。

她想死，但又不甘心。